

第8期

以族語認證為原民特考門檻的妥適性

林修澈 國立政治大學名譽教授



“ 社會認知，是認為原住民必有其異於我的邊界。邊界，在血緣？在地緣？都不是，乃是在語緣（語言）。 ”

原住民之做為原住民，是以有原住民身分登錄的法律依據。法律規定須要清楚而直斷。直斷，可以說是果斷，當然也可以說是武斷。遠看明快，近看必有諸多不近情理的評論。遠看民族不同，所以身分登錄加以保護，極為合理。近看很多原住民的表兄弟姊妹就沒有原住民身分，親屬相近，卻民族相遠。換另一個角度近看，同樣住在同一個部落或一個都市，讀同一個學校，很多原住民學生與其程度相當的平地人同學，因為能不能加分而造成考到好壞有相當差距的大學。生活相近，卻民族相遠。

原住民社會認知的邊界

原住民之做為原住民，是以有原住民身分登錄的法律依據。法律制定係以社會認知為其基礎。社會認知，是認為原住民必有其異於我的邊界。邊界，在血緣？在地緣？都不是，乃是在語緣（語言）。

誰領悟到這一點？有民族 (ethnic) 機構的原民會與客委會都體認到這一點，投注大量的經費去振興自己的語言。沒有民族機構「台語會」的台語人 (咱人lán-lâng) 在無奈之中仍然不間斷呼籲請願。不管「有沒有」，在相同的保護自己語言的共識之下，合力將「母語」推進學校，成為正式課程 (2001)，儘管一週只有一節。又合力催生去「有」一個「國家語言發展法」 (2018年12月)。

原民會更積極，早在「國家語言發展法」之前，就已經立法成功「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」 (2017年5月)。不僅如此，就是語言認證，也是原民會起步最早，早到2001已經舉行第1屆認證。相對的客語是2005年，台語是2009年。

在這一波搶救維護語言的風潮裡，要求原住民公務員考試必須加考民族語言的聲音，當然熱烈，在會議的場合此起彼落，在原住民élite (立法委員、教授、政府官員) 酒酣耳熱得此杯起彼杯落的場合也一樣此起彼落。公私場合多方呼籲，其間族語課本已經編到第11階，族語教師的鐘點費與專職化已經吵到頗見績效，然後二十年過去，始終有聲無影。

族語考試案例分享與省思

族語考試，分四級：初級、中級、中高級、高級。四級間的級距，初級與中級近，中高級與高級近，但中級與中高級之間的級距有相當的大。如何感性去了解這些級別？初級是給小學生考的，重點在單詞。中級有句子，大約是成人考的。用考試委員伊萬·納威多年來在政大民族學系開設課程賽德克語的經驗來說，一年兩個學期的課程，一週二節，亦即72小時的上課時數。學生大部分是平地人，就是少部分原住民學生，也很少本族。這些外族原住民學生，如果本身族語能力強，可以因為單詞相近或句型相近而有學習優勢，否則全班學生的學習條件都相同。這些條件就是：對賽德克族無認識、對賽德克語從零開始，除去教室就完全沒有賽德克語環境。這些學生經過72小時認真的學習後，可以考到中級，中榜案例每年有，可以參閱「原教界」報導。政大原民中心 (ALCD) 有一名平地人助理，在進中心之前，用去250小時在不同語言班學排灣語 (東排灣語別)，目標是中高級 (會話與論述寫作的比重高)，最後功敗垂成，不過順勢帶回中級。政大原民中心負責編輯族語課本，編輯助理每天整理書稿，整理出心得來，兩人去考到認證初級 (2021)，包括阿美語 (海岸語別)、賽德克語 (德固達雅語別)，更有一位資深助理更因語言敏感力強，以滿分考過泰雅語 (賽考利克語別) 中級認證 (2021)。

還有一位資深助理表示，她的撒奇萊雅語中級認證（2020）是以一個星期時間讀出來的。一個星期是有意識準備的時間，其實她負責族語維基百科上線推動工作，對表現良好的撒奇萊雅語寫作團隊互動尤深，可是口說交談用華語，至於撒奇萊雅語只是維基詞條的文字而已。她又以泰雅語（賽考利克語別）現代詩試探族語文學獎名列該語第一（2021，但後來自動棄權），審查採稿件匿名方式進行，我們一直追問審查委員，何以這一篇可以脫穎而出擊敗其他競爭者？審查委員不憚其煩耐心解釋。我們因此領悟到：現代詩創作的訣竅，在一般性的文學素養（知道表達技巧、掌握旋律），以及善用辭典選擇用詞。同樣的文學獎，我們也看到另外一個語言組也出現相同情況：兩個人同時參加現代詩與散文組，語言能力強者，在現代詩敗績，在散文組勝出。因為散文寫作相對不易取巧，必需具有實際的語言能力。

我們也都學過多年正規長時間的英語，對「讀・寫・聽・說」有不同程度的能力。我們從英語吸收知識擴大視野，獲益良多。雖然如此，英語終究不是我們的生活語言，我們不可能是英語的傳承者，必須體會到，只能是掠奪者或受益者。從英語轉到族語。族語中級認證以上者才有可能說，能說者還得配上「**語言友善環境**」，才有可能將語言提升到生活語言，才能更進一步有「**語言傳承**」的可能性。對原住民族語言而言，自然學得的人，老邁凋零，語言教育學得的人，例如參加公務員國家考試的青壯年呢？

國考應考資格增加取得族語初級以上認證門檻

今年國考的資格，只因增加族語初級認定及格的條件，報考人數從歷年的二千人驟減一半只剩一千人。這是一件令人震驚的消息。對於族語不善掌握者，會問「大家都已經說國語了，為什麼還要我們考族語？」、「上班地點又不是在本族部落，族語無用武之地」。對於族語流利者，當然認為族語認證資格做為報考條件的必要性，至於報考者是誰，是否把別人與親人放在相同的標準，這一點必須要審慎拿捏。至於路人（第三者）的我們，沒有實際生活經驗、沒有利益關係、只有憑空而抽象理念的我們，在**考與不考**之間，自有其空疏的兩極論點。

回到本文的論點，大社會的普遍認知，是「原住民的話，跟我們不一樣」。可以說，在大量通婚與移居都市的趨勢下，「語言不同」正可以維繫民族邊界。丟掉語言，便是泯除邊界。邊界消失，還有什麼理由可以解釋原民的特殊性，然後用來做為支撐原民特考繼續存在的理由？

震驚之後，應該去探究族語的現況、族語者的現況、族人好惡族語的現況，然後冷靜思考如何去推動，或者推不動。

上一篇	回前頁	下一篇
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---